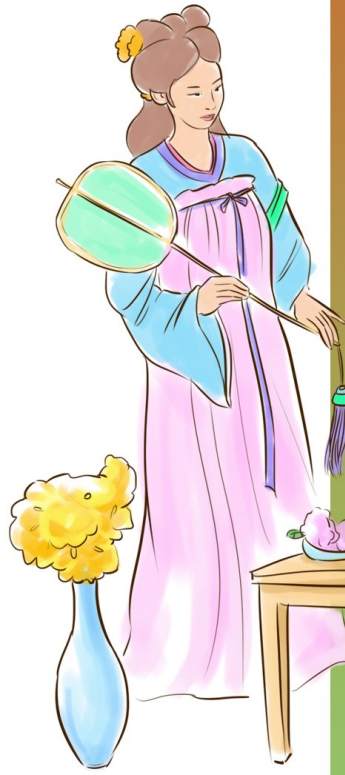




气温回暖,春意盎然,阳春三月正是踏青赏花的好时节。说到赏花,古人才是一把好手,比起现代人的拍照发圈,古人的玩法简直是浪漫出天际,他们氛围感拉满,把风雅玩到极致。



“督花大王”武则天给花封赐花官

一说到去大唐盛世赏花,脑海里难免会浮现出一大片开得正盛的牡丹,那是一代女皇武则天的最爱。每年花开之际,武则天都要搞个以牡丹为主题的“赏花趴体”,然后把大臣们都请来,有才华的吟诗作赋,抚琴唱和,没才华的凑个人气,旁观助兴。

当然,武则天赏的不止是牡丹,她给自己起了个别名“督花大王”。作为“督花大王”,武则天可谓是非常称职,她根据各色花卉的品种分门别类,封赐花官。

其中,牡丹、兰花、梅花、菊花、桂花、莲花、芍药、海棠、水仙、腊梅、杜鹃、玉兰为“十二师”。对此,清代李汝珍的《镜花缘》中写道,这些花或古香自异,或国色无双,当其开时,虽亦玩赏,然对此态浓意远,骨重香严,每觉肃然起敬,不啻事之如师,因而叫作十二师。

而珠兰、茉莉、瑞香、紫薇、山茶、碧桃、玫瑰、丁香、桃花、杏花、石榴、月季为“十二友”。这些花或风流自赏,或清芬宜人,似投契良朋,因此呼之为“友”。

后来的唐穆宗也是一个“花痴”。据《王尘录》记载:“穆宗每宫中花香,则以重顶帐蒙蔽栏槛,置惜春御史掌之,号曰括香。”穆宗作为皇帝,为了赏花,他居然一点都不带矜持的,直接就躺进了花丛帐里,然后深深呼吸,满脸陶醉地唱道:“怎么也飞不出,这花花的世界……”



明·文征明《玉兰图卷》局部

赏花古人超有氛围感

看花马、移春槛 唐人赏花“路子野”

不过说到底,武则天和唐穆宗都住在皇宫里,他们赏花的路子还不够野,一些王公贵族赏花的路子就“野”多了。

据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记载:“长安侠少,每至春时结朋联党,各置矮马,饰以锦鞞金鞍,并辔于花树下往来,使仆从执酒皿而随之,遇好囿则驻马而饮。”唐代的公子哥们每到赏花之时,就会组个车队,每个人都开上一辆豪华马车,车内有美酒佳肴,还有仆人在旁伺候着,只要开到有花的地方就立刻停车,下来赏花,顺带吃个野餐。这种组车队赏花的形式在唐代特别流行,被称为“看花马”。

除了“看花马”以外,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还发明了一个新的赏花玩法,叫“移春槛”。据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记载:“杨国忠子弟,每春至之时,求名花异木植于槛中,以板为底,以木为轮,使人牵之自转。所至之处,槛在目前,而便即观赏,目之为移春槛。”每年到了春天,为了赏花,杨国忠就把一些奇花异草堆在车上,每当他想赏花的时候,就让仆人拉着车跟着自己走。



建隆插画

赏花还能拉动经济

赏花这项乐事,除了日常娱乐、陶冶情操以外,还能拉动经济,也就是所谓的“赏花经济”。

早在唐代,花卉的栽培就已形成一定的规模,出现专业种植花卉的花农以及销售花卉的花贩。显然,这对于热爱赏花的唐代人来说远远不够,于是唐代人干脆就搞了一个专门的花卉买卖市场,也就是有名的长安花市。那可是长安城最繁华的地方之一。

但要说起会赚钱,还得看宋代的商人。

赏花总得有地方去吧,自家的、朋友家的、亲戚家的花园看腻了,就得找点新鲜地方,于是就有人搞起了“花园观光”。一些花户在卖花的同时,还把自家的园林给围起来,当作花园一样供游客参观。当然,这也不是白参观的,得适当收点“门票”。

欧阳修曾在《洛阳牡丹记》中提到,魏家的牡丹园即是如此,园中种满了珍稀品种的花卉,想来赏花就得“买门票”。为了防止游客强行闯入,还在花园外修了一个大水池。这“门票”听起来不贵,每人收十几文,但加起来就多了,“魏氏日收十数缗(mín)”。换算下来,差不多是50人一个月的伙食费。这可真是太赚钱了!

除了花园观光外,宋代人还搞起了花会活动。据载,宋代洛阳有牡丹“万花会”,扬州有芍药“万花会”。整个场面看起来十分热闹,相当于现代的展销会,“以花为屏障,至梁栋柱拱,以筒储水,簪花钉挂,举目皆花”。

当然,除了这种大型的赏花活动外,古人小范围郊游赏花同样也需要消费,尤其是去一些“小众赏花景点”,最基本的吃饭问题得解决。清代沈复曾在《浮生六记》中提到,有一次他们要出门赏花,但又不愿意在漫山遍野的花丛中啃干粮,于是就请了一个卖馄饨的挑着炊具跟他们一起出行。如此一来,赏花的赏花,卖馄饨的卖馄饨,各取所需,两全其美。

此外,古人还会在赏花时,买上一些与花卉相关的“周边”:如一时兴起买几枝鲜切花簪在头上,或是买绣有花卉的扇子、手帕,还有以当季鲜花制作的胭脂、花露等等。

古人不仅赏花还要斗花

除了赏花,唐人还会斗花。据《开元天宝遗事(外七种)》载:“长安王士安,春时斗花,戴插以奇花多者为胜,皆用千金市名花植于庭苑中,以备春时之斗也。”古代的权贵公子哥们会把花插戴在头上,争奇斗艳,花卉不仅要名贵,还要足够奇特。为了斗花,他们得提前一年准备,买来名贵花卉,种到庭院,来年开春时,才能与人斗花。

生活优渥的古代仕女们也喜欢斗花。为了让斗花游戏更加刺激,她们还会将头上的金钗或者玉坠拿下来作为赌注。唐代的郑谷曾在诗中描述过这一场景:“何如斗百草,赌取凤凰钗。”宋代的王安石也写道:“共向园中寻百草,归来花下赌金钗。”敦煌的古代女性也喜欢斗花,只不过她们头上戴的花草大多是从林野中采摘而来,斗的就是个春天的喜庆。



明·仇英《四相簪花图》

簪花的不一定是美女还可能是宰相

除了赏花,宋人还有一个习俗,那就是簪花,不仅是妇女喜欢簪花,男性也喜欢簪花,尤其是士大夫们,重要场合头上簪花那是礼节。杨万里有诗云:“春色何须羯鼓催?君王元日领春回。芍药牡丹蔷薇朵,都向千官帽上开。”簪花在宋朝被定为礼仪制度,簪什么花,簪几朵花都有明确规定,皇帝上朝时,百官都应簪花觐见,皇帝自己也会簪花,比如创立瘦金体的宋徽宗,就是个簪花爱好者,不仅自己要戴,侍从也得戴上,上行下效,满朝臣子都是一头花。

宋时还有了这么一个与芍药有关的、颇有趣味的民间故事,说的是扬州太守韩琦在自己后花园发现四朵品相奇特的芍药,红花的花瓣中有一条金线,宛若红色官服上的金腰带。于是韩琦设宴请了王安石、王珪、陈升三人一同欣赏这四朵奇花。此后一同赏花的这四位先后成为宰相,这就是流传甚广的“四相簪花”的由来,芍药也被雅称为“花相”。明代画家仇英以此为灵感创作了《四相簪花图》。



清·钱维城《春花三种图》其一

明清雅士 赏花赏到胃里才是真

春日里赏花虽然风雅,但前面几个朝代的人已经把赏花这件事给玩得淋漓尽致了。到了明清两朝,赏花想玩出新花样,还真是难于上青天。即使是明代的袁宏道,他写了部《瓶史》,专业教人插花赏花,但说起来依然不够刺激。于是古人给赏花换了个思路:赏花要赏到胃里才是真。

这一点,其实前几朝的古人就已经很有觉悟了,他们用四时花卉做成各种食物,并将这些食物称为花饌(zhuàn)。西汉的枚乘可是将芍药花酱与焖熊掌并称为“至味”,可见花饌自古以来就颇受欢迎。

《清稗类钞》中就记载了一种“玉兰片瑶柱汤”。做法很特别,先将玉兰花瓣浸水,切成小片,再把江瑶柱加上水和绍兴酒煮熟蒸透,取出撕碎,再与玉兰花瓣同煮,最后放入清汤和盐。

而用蒸馏工艺制作“花露”也是明清时期的风尚。

清代的顾绅在《养小录》中记载,鲜花中制成花露最多的是玫瑰与蔷薇。最会吃蔷薇的当属清人李渔,他曾在《闲情偶寄》中写道:“花露者,蔷薇最上,群花次之。”他将蔷薇花露做成了一种花露饭,在刚煮熟的米饭上洒一盏花露,米饭浸透了蔷薇的花香。

对于在春日里赏花,古人极尽浪漫,其实说到底是归根于对生活的热爱。作为现代人,我们要向古人学习,迈出走向春日脚步,不辜负大好春光。



清·邹一桂《桃花图》

(综合扬子晚报、北京青年报、洛阳晚报)